

内心世界的深刻体验 个人情感的独特抒发
执着寻找生存真谛 艰辛构筑精神单间

梁化乐 ◎著

精神单间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精神单间

梁化乐 著

内心世界的深刻体验 个人情感的独特抒发
执着寻找生存真谛 艰辛构筑精神单间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单间/梁化乐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106 - 03145 - 9

I. 精… II. 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9840 号

精神单间

梁化乐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84290815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插页/2 字数/24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145 - 9/I · 0705

定 价 33.00 元

小时候，跟着父亲到他工作的中学去玩，很迷恋他的宿舍——一间十余平方米大小的单间。

那是一排单间中的一间。一门两窗，青砖青瓦，的确是一间很好的房子。清晨起来，打开门，推开窗，新鲜的空气立即扑进来，夜间的浊气就一扫而光了。门前还有两级水泥台阶，我就蹲在台阶上刷牙，鞋也不会被吐出去的水弄湿。而我住在台儿庄西关的家就差得太远，两间草房只在南面有一门一窗，后墙没有窗，不透气。我家的房后是生产队的饲养棚，经常有大黄牛卧在我家后面倒沫（反刍），有时牛身上痒了，就在我家的后墙上磨来磨去，天长日久，把我家的后墙磨出了一道凹腰沟，弄得我家的房子显得有点摇摇欲坠，不过最终也没有倒。

父亲所住的单间是教师宿舍，长长的一溜有二十多间，式样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从东面数，父亲的宿舍是第四间；从西面数，数着数着就混了，就有点数不清。冬天的一天，父亲身体不舒服，让我到食堂去打饭。打完饭回来，我觉得差不多到了，就用肩膀扛开了一间屋的门，进去一看，是温州籍的张福来老师的屋。张老师见我端着饭菜进去，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我尴尬地退出来，站在排房的对面，从东头开始数，数到第四间，再走进去，才没有再错。

父亲的单间是和别的老师一样的单间，而我的单间却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开始建造，那是只属于我自己的精神单间。或者说，我的单间

很早就开始了建造，只是建造得很慢：今天垒上一块砖，明天再垒上一块砖，天长日久，便终于有了一间房的模样，但何时竣工，我就知道了。或许永远也建不成，或许建成了又要拆掉重建。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间只属于我自己的单间。在这个单间里，我可以任性而自由地去想这想那，他人无法干涉。

单间的建造是从怀疑开始的。

十八岁那年，我到家乡一家小厂上班。填表时，我在家庭出身一栏里无奈地填上了“地主”二字。虽然填了，但我对这样的填法很怀疑：因为父亲从小上学，高中毕业就当教师，他不是地主分子，我为什么要填地主成分呢？我想我的成分应该填“教师”。后来，为这事我找过区文教科科长，找过区委宣传部部长，虽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怀疑却确立下来了。八年后的1980年，成分被取消，证明了我的怀疑的有效。

在厂子当工人时，常听车间主任嘴上念叨的话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很不舒服。且不去管鸟，那不是我们能理清的事，鸟界的事我们不能臆断。我们来思考一下人，如果世上的人都为财而活着，为争夺财富而死，那这样做人是不是太没意思了呢？人活着总要有意思才行，至于是什么样的意思，当时我还没有想透。不过觉得如果只为财而活，那是一种很无聊的活，那样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呢？

在车间的工人堆里，也有流传的格言，比较典型的如“吃螃蟹，看大夹（家）”。虽然工友都在说，但我怀疑这是有益的格言。都随了大溜，就没有了“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气节了；都随了大溜，还会有文天祥、谭嗣同那样的汉子吗？我不能认同他们的观点，我也不愿随大溜。于是，在后来糊信封这件事上，我们几个青年工人同车间主任起了争执。那时，车间里揽了一点糊信封、纸袋的活，因太零碎，不好记工时，就分到各个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干，让大家挣点外快。这本是件好事，但车间里又出政策，把这业余干的活也不按多劳多得，仍按工资级别来付报酬。这规定受到级别高的老职工的欢迎，却打击了青工的积极性。几位青工（其中有我）认为不妥，就联合起来找车间主任说理。虽然最后车间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但我们

几个没有随大溜“看大家”，而是明确地表达了对这件事的看法。改革开放之后的现实再次证明了我们意见的有效。其实车间主任和老工人他们也知道在业余时间干活多劳多得是对的，但他们被“人为财死”的想法困住了，于是抓住了几个小钱，放弃了工友之间的情谊。

上面所说的这些，后来都成了构筑我的精神单间的一砖一石。

现在，我享有着这个单间，并一如既往地在这个单间里沉思。“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这话，我信。西谚曰：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我觉得上帝之笑，应该是会心之笑，赞赏之笑，而不会是嘲笑。如果是嘲笑，如果上帝以为他早就替我们思考完了，那么，这样的上帝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面对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面对西方精神成果的纷至沓来，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喧嚣与浮躁，我更觉个性化的精神单间的重要。不迷信古人，也不迷信洋人，以五千年华夏文化为背景，以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理念为旗，以精神自由为出发点，不断拓展自己的精神单间，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那是多么愉悦的人生快事啊！有了这样的快意之事，别的任何事都是小事了。

是为序。

梁化乐

2009年9月18日

目 录

自 序 / 001

【第一辑】 在渐逝的星空下

父亲的优雅 / 002

美丽的女人 / 005

代写书信的老人 / 009

传说之死 / 012

独身女人 / 015

卖开水的人 / 018

孙福林 / 021

尤八爷 / 024

生活如戏 / 027

被折断的翅膀 / 030

有这样一个富农 / 035

怀念二姨父 / 040

钓者二题 / 045

抄 家 / 048

成分散记 / 052

报名的故事 / 057

饥饿记忆 / 060

无法毕业的考试 / 064

童年故事 / 068

精神单间

命题作文 / 078
前 途 / 080
鞋 说 / 084
送盲人回家 / 087
文 曲 星 / 090

【第二辑】 精神单间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 094
独对皎月 / 096
个性的执着 / 100
梦里桃花 / 102
男子的小屋 / 104
生命感想 / 106
汤汤大运河 / 110
眺望时间 / 112
“文革”余波记 / 114
心底的流水 / 117
游览南京的几种方式 / 119
信仰的话题 / 121
迷失的灵魂 / 124
色 盲 / 127
张掖卧佛记 / 129
沈园的沉思 / 131
不化蝶又如何 / 134
等 待 / 136
暴 风 雨 / 138

【第三辑】 诗在哪里

拂晓鸡唱 / 142
超越千年 / 144

- 大漠胡杨 / 146
 独卧扇子崖 / 148
 对一条小路的怀念 / 150
 甘泉与荒漠 / 153
 寒夜钟声 / 155
 换个角度看嘉峪关 / 157
 魂牵梦绕台儿庄 / 159
 崂山随想 / 161
 莫高莫高我的家 / 163
 那一片山菊花 / 165
 人生际遇的悲凉诉说 / 167
 三峡如巷 / 169
 山间野店吃炒鸡 / 171
 苏州的小巷 / 173
 台儿庄的糝 / 175
 微笑的卢舍那 / 177
 为了那醉人的绿 / 179
 小楼一夜听涛声 / 181
 寻找美丽 / 183
 夜宿龙泉寺 / 185
 硬席车厢 / 189
 远方在心中 / 194
 平阳九章 / 195
 西湖二题 / 210
 紫丁香 / 213
 走进百草园 / 215

【第四辑】 深度阅读

唤醒内心沉睡的激情

——读罗伯-格利叶《去年在马里安巴》/ 218

精神空间

精神的冒险之旅

——读里尔克《沉重的时刻》/ 220

渴望壮举

——读《西域的忧伤》之一 / 222

绝望的经历

——读《西域的忧伤》之二 / 225

谁为孔乙己哭泣

——读鲁迅《孔乙己》札记 / 228

另一种活法

——读罗萨《河的第三条岸》/ 231

那条路

——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234

漂泊的灵魂 / 236

纤细而温暖的战栗 / 238

虚幻的村庄

——读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 241

艺术的力量 / 244

走向梵高 / 247

吉庆街的伪风景

——读池莉中篇小说《生活秀》/ 249

失落的意义失败的寓言

——读阎连科中篇小说《年月日》/ 260

【第一辑】

在渐逝的星空下

精神
单间

父亲的优雅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住在泰山庙改成的一所小学里。那所小学叫台儿庄二小。到了暑假，我跟着母亲到徐州姥姥家去了，二叔三叔小姑也不知都跑到哪儿去了，家里只剩下奶奶守家。二小已经放假，双扇大木门上了大锁。父亲不在家里住，他住在镇东头二中的单身教师宿舍里。那一天，父亲从二中过来帮我奶奶挑水。父亲先在墙头上喊。他不喊娘，他从来不喊奶奶娘，好像他喊不出口。不过奶奶也不生气。父亲是奶奶的大儿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尖子生，一直都是奶奶心中的最大骄傲。父亲给奶奶带来了这种骄傲，至于喊不喊娘又有什么呢？父亲没有喊娘，也没有喊挑水，他喊的是“拿扁担”。喊到第三声的时候奶奶听到了父亲的喊声，她“噢”了一声算作回答，然后赶忙拿着扁担提着两只水罐赶往庙门口。从我家住的东挎院到庙门口有一百多米远，奶奶要走好几分钟。奶奶的脚很小，裹过的，只有三寸多一点。奶奶晚上洗脚的时候，我经常蹲在一旁看。奶奶是很以她的小脚为骄傲的。奶奶告诉我，她们那时出嫁，不看脸长得怎么样，只看脚，脚小为俊。“我这还不算小的呢，还有比我更小的”，奶奶说。我看着奶奶脸上的笑容很不解，臭脚丫子有什么好看的呢？我想。奶奶一摇一晃地把水罐提到庙门口，父亲取下大门下面的闸板，接出扁担和瓦罐，在庙门南面二十多米远的一口井里提了水，挑到大门口，又从门下边给奶奶递了进去，然后就同奶奶告别，回二中去了，父亲为什么没有翻过墙头，或从大门下爬过去，帮奶奶把水挑回家？父亲从没给我讲过这件事，这件事是奶奶告诉我的，她也没有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父亲做的有什么不妥。奶奶认为父亲只能做到这一步。父亲是位中学教师，他能爬过墙头为奶奶挑水吗？不能。他能像小孩子一样从大门的闸板下面钻过去，帮奶奶把水挑回家吗？也不能。奶奶的意识依然活在旧社会。旧社会的中学教师是有身份的



人。在奶奶的眼里，父亲是家里的顶尖人物，她是不会要求自己的大儿子爬过墙头或钻过门洞以把衣服弄脏为代价，来替自己把水挑回家的。剩下的问题再难也要留给自己去解决。于是奶奶在绝望中鼓足了勇气，把水罐一溜烟地挑回了家。事后她认为有神灵在帮助她。

父亲在家中的地位崇高决定了他的衣着。冬天里，他穿一双黑色的牛皮棉鞋，擦上鞋油，锃亮锃亮的。鞋里子是带毛的狗皮，又软又暖和。父亲不出脚汗，冬天他的脚是干的，穿那样的皮鞋应该很舒适。夏天，父亲从不戴草帽，而是手拿一把芭蕉扇走路。在太阳地儿里，父亲的芭蕉扇比现在时尚小姐的阳伞好得多。芭蕉扇遮在头顶，阳光穿不透，而且可以根据太阳的位置调整遮挡的方位。父亲的干净、体面，父亲的狗皮里子的皮棉鞋和那一把芭蕉扇，曾经吸引了大街上很多很多的目光。如果在平稳正常的年代里，那些目光里应该含有着羡慕的成分。我跟在父亲的身后随他去镇东头的中学时，随处可见这样的目光。如街东头菜组的几个老头，饭店里买粥、买油条的中年妇女，商店里的售货员等等。父亲皮肤白净，大眼睛，高鼻梁，衣着光鲜，举止文雅，是台儿庄大街上的一道风景。

50年代初期，父亲最早教过的几届学生对父亲有着很深的感情，谈起父亲总是先强调父亲的优雅的风度、温和的性格、待人的亲切、工作的认真。父亲在他们眼里，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他们总结一生的经历，无法再找到一个像父亲这样的优雅君子。这是他们在已进入暮年，顶着满头白发来为父亲祝寿的根本原因。父亲已经年老，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优雅不减当年。老学生们围在父亲身边，一起回忆昔日的温馨情景。从他们眼中看到的是重现的时光。他们又一起回到50年代初期的平和。那是一段短暂的安宁，虽然已有批《武训传》、批翦伯赞，批胡风等运动，但还没有波及县级中学。父亲尚在安稳地教书，学生们也在父亲的温热的目光中安心读书，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也是在这平静中，他们结下的师生之情没有被污染而流转四十余年之久。这，让我感慨不已。

等到我懂事的时候，父亲已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峯县的一座山间古庙里劳动改造。父亲挥舞着一把镰刀，下劲儿地割着红红的厚密的山草。他不知道这样的劳动究竟能把他改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体力

劳动的粗糙试图改造掉父亲的优雅；无法果腹的简单食品要消磨掉父亲的优雅。父亲拿着两个黑色的地瓜面的窝窝头，到自己的枕下去找奶奶给他捎来的那包用油和面炒的糊盐。那是奶奶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给儿子捎去的唯一奢侈品。可是，当父亲的手触到枕下时，枕下空空，那包糊盐早已不翼而飞。这荒寂的古庙里没有和尚也没有农人，只有十几个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父亲知道偷糊盐的人肯定是其中的一个，也是一个饥饿难耐的人。父亲没有声张。他坐在自己的铺上，一口一口干啃着自己分到的那两个窝窝头，他保住了自己的优雅。

父亲的优雅贯穿于他的一生。无论是在黑板上潇洒地画一个圆的时候，还是打扫厕所的时候，他都穿得干干净净，从不垂头丧气，妄自菲薄。这种优雅一直保持到去世。去世时，他眉头舒展，脸上现出淡淡的微笑，格外平静与安详。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无不被他的气质所折服。直到前不久，一位60后的小师妹告诉我，说父亲的优雅影响了她的一生。这真让我感慨。父亲或许的确影响了很多学生，但是靠他最近的我，却没从父亲那里继承多少他的优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文化大革命”的黑雾腥风之中，我的心不再柔软，而是渐渐僵硬。一个时常怀着愤恨的人，身上怎么还会有优雅的风度？过去我怨天尤人，把账记到别人头上。今天，我改记到自己头上。我没有学到父亲的优雅是因为我的修养不足，学识不够，境界不高。现在我重新体会父亲的优雅，点点滴滴地回忆，以此来驱赶掉心中积存了几十年的狂躁与不安，复归于灵魂的安宁。那是人的本源之所在，也是父亲优雅气质的顽强支撑。

父亲的优雅来自于他的内心深处，那儿有一片静水深湖，能包容一切。包容一切。我也要为自己的心开挖这个深湖，虽然为时已晚，但多挖一锹是一锹，也算是对父亲的最好的纪念。



美丽的女人

提笔回忆燕奶奶，是因为燕奶奶在七十岁那年挪动着小脚，不顾一切地去为自己去世多年的丈夫拾骨。这事让我惊心动魄，无法忘怀。

在我的记忆里，燕奶奶是我家那个大院子里最穷的人。她的家建在别人家的屋山头上，是一间只有三四平方米的秫秸墙草屋。屋里只有一张旧床，一个破木箱，一张小桌和一个地锅灶。她似乎终年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夏天是黑色的单衣，冬天是黑色的棉衣。于是我的眼里就只有黑色，看不到季节在她身上的转换。燕奶奶的房子只有门，没有窗。夏日里，屋里比外面还热。于是燕奶奶晚上就外面久久地坐着，吸着自己填着豆叶的长烟袋。有时我晚上到同学家学习，很晚了才回来，路过她家门口时，能看到她黑黑的身影和她的烟袋头的一明一灭。

燕奶奶的小屋不光小，而且墙很薄。用秫秸夹的篱笆帐子墙顶多也只有五六公分厚，再用黏土抹了一层。这样的墙一点也不挡寒。上个世纪60年代，冬天特别冷，大雪也特别多。早上我上学去时，见到燕奶奶的屋门关着。中午放学时，见到燕奶奶的屋门还关着。我不知道燕奶奶是活着还是冻死了。春天来了，冰雪融化了，我又见到了燕奶奶，我才知道她又活了过来。

燕奶奶是我们那个大院里年龄最大的人。比她对门的钟奶奶大十岁。钟奶奶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显得很老很老了，甚至比头发花白的燕奶奶还显老。不过钟奶奶有个孙子叫庚辰，比我大三岁，能在生产队里喂牛挣工分了，所以她的日子比燕奶奶要好一点。燕奶奶七十岁了，小脚，没有劳动能力，一年到头就靠自留地的那点收成。自留地由她的一个住在六七里外的邳庄的远房侄子帮她种着。燕奶奶平时不大说话，除了偶尔同对门的钟奶奶说几句话外，很少与外人交

谈。同钟奶奶交谈也是听她在批评钟奶奶衣衫不整，不讲干净之类。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饭都吃不上，还讲什么干净？

那个时候，我时常纳闷：钟奶奶还有个孙子，燕奶奶为什么只是自己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燕奶奶当年曾是台儿庄最俊的女人和最富有的女人。燕、尤、赵、万，台儿庄晚清到民国的四大家族，燕家排在首位。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燕奶奶肃然起敬，并因此知道了她的过去的一些事情。

“文革”期间的一天，天还未亮，燕奶奶突然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开了门，见是远房的侄子。侄子告诉她，大爷的坟被红卫兵扒开了，陪葬的东西拾走了，把骨头撒得到处都是，特地来告诉她一声。他说自己也不敢去拾，怕红卫兵知道了不得了。说完，侄子的身影便消失在夜幕中了。

燕奶奶不再睡。她梳头洗脸，从一个破箱子里拣出自己最好的一件半新大襟褂子穿上，脚脖子上扎上青丝带，头上顶一帕白毛巾，一副出远门走亲戚的打扮。然后手拿一个兰花包袱皮，坐在床沿上，等待天亮。

天刚蒙蒙亮，燕奶奶敲开了钟奶奶的门。告诉她自己丈夫的坟被人扒了，骨头撒了，自己要到七里外的邳庄去为丈夫拾骨，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钟奶奶问，就你这小脚，什么时候能走到？燕奶奶说，爬我也要爬着去，我不能让我男人的骨头在外面晾着，我还没死。说完，她就出发了。

写到这儿，我要说一下燕奶奶的脚。燕奶奶的脚是真正的三寸金莲。一双鞋也就十厘米长，小小的尖尖的。平日里燕奶奶很少出门，买点油盐酱醋之类都是钟奶奶的孙子代劳。有时，在自家屋门口实在坐够了，就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挪到大门口的龟汪边上，看看汪里戏水的鸭子和岸边的垂柳。世界于她，很近又很远。她生活在自己的孤单里。

燕奶奶是怎样一点一点挪出大门，沿着龟汪边上凹凸不平的小道挪到后大路，又怎样挪过小北门的古老的石桥，踏上镇北的公路上，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我能想象到燕奶奶走路的样子：路不平，老是硌



脚，于是燕奶奶就走得东倒西歪。没办法，她只好架起两臂来维持身体的平衡，这样才不至于摔倒。但这样走起来就像在跳舞。目标是既定了的，不把丈夫的骨头拾掇好，她于心不忍，这是她的任务。也许用不了多久，她就要去与丈夫相会了，她不想见到丈夫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

燕奶奶到达丈夫墓地时已近中午。那时，我的当中学老师的父亲，正在邻近的一块地里劳动改造，那是枣庄二中在邳庄的校办农场。他目睹了燕奶奶拾骨的全过程。

燕奶奶到达丈夫墓地时已累得虚脱了，但是她一点也不敢歇会儿。她不哭不喊，只是抖了抖带去的包袱皮，放在墓边的一块平地上，然后把散落在墓周围的丈夫的白骨一块块拾到包袱皮里。父亲看到燕奶奶一边拾一边嘴里念叨着什么。至于念叨些什么，由于离得太远，父亲根本听不清楚。父亲后来告诉我，燕奶奶嫁到燕家三个月，丈夫突然暴病而亡，留下几千亩土地和偌大的家业，却没有留下孩子。十八岁的燕奶奶从青年熬到白头，没有改嫁。三个月确实太短，人生才刚刚开始。丈夫的突然撒手，让燕奶奶一生孤寂冷清且老境凄凉。父亲说，燕奶奶当年是台儿庄镇上最美丽的女人。燕奶奶的丈夫也是仪表堂堂，人中俊杰。只是一个命运不济，一个老来穷困，这恐怕是他们结婚时未能料到的悲剧结局。父亲说，燕奶奶拾完了骨，轻轻放进墓坑，然后用两手往墓里推土。实在推不动了，她就坐在地上，用脚跟往墓里蹬土。在填上一半的时候，远房侄子带着儿子匆匆赶来，两个人两张锨，很快就将坟坑填平了，只是没有再留坟头。

拾完了骨，燕奶奶又踏上了回家的长路。侄子没有留她到家里吃饭，她不怪他。她的心里肯定很轻松，回家的路也就不显得那么漫长。她有生以来可能从未想到自己还能走这么远的路，干这样的大事。

燕奶奶回到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钟奶奶家的煤油灯还亮着，那是为等待燕奶奶的归来而特意延长的。看到燕奶奶平安回来了，钟奶奶先掉了泪，赶忙盛上了一碗稀饭。燕奶奶端着稀饭，自言自语说：他给了我三个月的好日子，我不能不去。这些话都是在燕奶奶去世之后，钟奶奶告诉我的。钟奶奶会烙煎饼，时常帮我们家烙，